

# 勤劳创造财富，也丰盛人生

王占义

勤劳，是世间最朴素、最坚实的品质，从不辜负每一个踏实付出的人。平凡人生里，勤劳能缔造实实在在的财富，收获心底安稳的欢愉，更能冲破贫困束缚，逆转困顿境遇。它是融入骨血的坚守，是根植日常的担当，既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一个家庭、一段岁月，从困窘走向安稳、从贫瘠走向丰盈的底气。此生我始终坚信，所有岁月静好，人生成长，皆源于这份恒久不怠的勤勉。

我出生于一处山沟，在我的年少记忆里，这片土地地处偏远、闭塞落后，是贫穷最鲜活的写照，是岁月里化不开的清苦，更是心底挥之不去的酸涩记忆。

那时的穷困，一户人家老小共盖一床被褥；姊妹二人轮流共用一条裤子。姐姐出门办事，妹妹只能蜷缩炕头被窝，寸步难行；待到姐姐回家换衣，妹妹方能踏出家门。这般窘迫光景，绝非刻意渲染，而是那个年代家乡村落寻常家庭的真实写照。

年少的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早早体味到贫穷的窘迫无奈，也悄然明白：寒门无依无靠，唯有坚守勤勉、埋头苦干，方能撑起生活，寻得岁月的希望。

父亲便是在那段清苦岁月里，成了全家最坚实的依靠与榜样。他是祖父母八个子女中的长子，祖父早年辞世，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了父亲肩头。那时家境贫寒，家中耕畜体弱乏力，难以独自牵引犁耙。为了不误农时、耕种赖以度日的薄田，年少的父亲将犁绳系在自己肩头，与瘦弱牲畜合力拉犁耕作。寒来暑往，春秋秋收，常年躬身负重，肩头磨出层层厚茧。那粗粝坚硬的老茧，是岁月镌刻的痕迹，更是寒门长子隐忍负重、撑起家门的无声担当。

记忆中，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长。这个身份于他，无关虚名清闲，只意味着更多责任、更多辛劳。田间农事、邻里纠纷、急难险重，他从不推诿退缩，事事冲锋在前，吃苦默默承担。犹记那年深秋，农田灌溉河坝突然决堤，秋水寒

冽刺骨，一旦大水漫灌良田，全村一年的收成便将付诸东流。危急关头，父亲毫不犹豫，纵身跃入冰冷河水以身挡水，招呼乡亲们围拢填土夯坝。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责任心，硬生生堵住决口，护住了田间尚未收割的庄稼。

父亲横卧于冰冷刺骨河水中坚守的身影，平日常任劳任怨、默默耕耘的模样，深深镌刻在我幼小的心底。彼时不懂深奥事理，只知父亲一生闲不住、能吃苦、有担当。耳濡目染之下，我渐渐悟出一番人生真谛：勤勉与清贫本就相伴相生。身处困顿逆境，不甘命运摆布，方能褪去娇气、咬牙奋进，磨砺出骨子里不服输的韧劲；而日复一日脚踏实地地耕耘，才能渐渐挣脱贫困枷锁，改写命运、安稳余生。这不是书本上的空洞道理，而是从生活磨难中体悟出的质朴哲思。

命运从未对我格外眷顾，年少丧父，兄长们陆续分家立户，生活的重担过早落在我稚嫩的肩头。无依无靠、无路可寻，清贫催我早熟，也将勤劳的种子深深植入心田。

年少家境拮据，为补贴家用，家中每年饲养两头猪，当年宰杀一头，另一头留至来年出栏。夏秋时节，野生苦菜是生猪的主要口粮，采摘苦菜便成了我每日要务。每天要采满一大麻袋，才能满足两头猪的食量。为多存野菜，常要用双脚把袋中苦菜踩得紧实。

背麻袋归家的路途，满是常人难捱的艰辛：遇田垄高埂尚可顺势借力起身；若是平坦空地无处借力，只得侧身卧地，先将沉重麻袋挪至脊背，再撑着地面缓缓站起，步履沉重、咬牙前行。年少肩头扛起远超负荷的重量，脚下土路泥泞崎岖，心底却从不敢有丝毫懈怠。深知寒门子弟，懒惰便无生计，懈怠便无奔头，唯有勤恳劳作，方能熬过岁月艰难。

每到深秋农闲，为储备越冬饲料，我常到田野挖掘鼠洞，收取老鼠囤积的过冬粮食。一年秋日，我在鼠洞里挖到许多带刺野果，当地俗

称刺苗儿，学名苍耳子，是供销社常年收购的一味中药材。苍耳子硬刺丛生，徒手捻拾挖掘，十指被扎得布满创口，刺痛阵阵钻心。可为了微薄收入，只能强忍痛楚。历经多日辛劳，积攒满满三大麻袋，晾晒干透后，大哥帮我拉到供销社售卖，一共换来十八元收入。

在那个物资匮乏、收入微薄的年代，十八元于我已是一笔可观收入，心底满是踏实与欢喜。可这份喜悦尚未沉淀，家中恰好要买一只小猪崽，价钱不多不少，刚好十八元。辛苦劳作换来的酬劳还未捂热，便悉数用在了生计开销上。看似忙碌一场空，实则不然，这小猪崽，是来年全家肉食的保障，更是勤勉耕耘换来的人间烟火、生活盼头。年少所有的辛苦劳作、奔波劳碌，都在默默支撑家业，悄然改善窘迫的生活境遇。

回望平生风雨征程，心中生出诸多真切感悟。俗语云：“勤能补拙”，我深以为然。平心而论，相较于同龄人，我算不上聪慧机敏，反倒资质寻常、不善圆滑。我不会投机取巧，不懂人情钻营，更不屑走旁门左道的捷径。若说此生略有几分收获，从不是依仗天赋聪颖，而是得益于父辈言传身教的勤勉熏陶，源于骨子里不甘平庸、不愿懈怠、始终奋发前行的执着坚守。

年少常年躬身劳作、事亲力亲为，让勤勉融入血脉、沁入品性，化作深入骨髓的本能。

步入工作岗位后，这份自幼根植心底的勤勉本色，成了我立身处世、履职尽责的常态。早年从事内部刊物发行，初次出差远赴外地，人生地疏。机关单位早八点办公，我便早从宾馆出发，优先奔赴最远片区，利用上班前的空当赶路走访，再由远及近逐一对接。待到中午十二点宾馆就餐时段，刚好收尾返程，从不虚度片刻光阴，把每日时间规划得井然有序。

犹记一日天降瓢泼大雨，我冒雨赶往一家单位，叩开经理办公室房门，细致讲解刊物定位与发行价值。经理望着浑身湿透、宛若落汤鸡的

我，忍不住失笑。我正心生疑惑，低头才发觉，脚下地面已被雨水浸染一片。经理笑着说道：“小伙子，就凭你这份敬业劲头，我一定多订几份。按你所说范围，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人手一份，一共订21份。”我满心欢喜，要知道当时单位给我所在区域定下的全年最高任务，也仅有25份。

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有一次单位号召全员推广销售两部典籍，按销售额给予百分之十提成奖励。最终核算，我一人的销量，近乎占据全单位总销量的半数。旁人羡慕，以为我有门路、寻有捷径，实则毫无侥幸可言，全凭日复一日早出晚归、奔波劳碌，靠着一股勤勉韧劲拼出的成绩。

那时无私家车代步，唯一一辆除铃铛不响、周身皆响的老旧自行车，后座载着整箱书籍，跑遍大街小巷、机关企事业单位。遇上无电梯老式楼房，常常要攀爬多层楼梯。担心书籍留置楼下遗失，便独自抱着沉重书籍，从顶楼逐层向下，逐间敲门推介，耐心讲解。不惧爬楼劳累，不怕登门碰壁，不畏风吹日晒，仅凭一双脚板、一辆旧车、一份不肯松懈的坚守，拼出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工作业绩。

常年勤勉耕耘，不仅让我在岗位上站稳脚跟、做出了一点业绩，更让我逐步走出年少清贫，拥有了安稳的生活根基。勤劳于我，早已不止谋生手段；既能创造有形的物质财富，安稳柴米油盐的日常；亦能丰盈无形的精神世界，磨砺心性、涵养品格，教人学会坚韧、懂得担当、守住本分。

清贫是我人生的起点，磨砺心性、催生勤勉；勤劳是我人生的底气，回馈付出、改写命运。半生走来愈发通透：天赋有高低，资质有优劣，但勤勉从不偏袒任何人。天资普通无妨，步履缓慢也无妨，只要坚守勤勉本心，不浮躁、不怠惰、不投机、不将就，脚踏实地稳步前行，自能收获生活富足、内心安宁。

勤劳创造财富，也丰盛人生。这是生活赐予我的真谛，是父辈传承于我的家风，更是我半生行路最深切、最质朴的人生信条。

## 从清醒到温情

——谈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改编

张永军

文学与影视，是两种血脉相通却面容迥异的艺术形态。它们共享叙事的基因，却在各自演化的道路上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感官语法与精神气质。当小说《主角》被搬上荧屏，当文字中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在泥泞中挣扎的身影，以光影的形式重新站立起来，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媒介转译，而是一场关乎艺术本质的深层对话。这场对话的核心，直指一个永恒的美学命题：艺术究竟应当让人清醒地凝视深渊，还是给人以温情，使其有勇气继续仰望星空？

小说《主角》的笔触，如一把在冰水中淬过的锋利手术刀，它以近乎冷酷的精确，剖开生活光鲜的表皮，直抵人性最幽深、最复杂的肌理。在作家陈彦的笔下，忆秦娥从一个秦岭深处的放羊娃到一代秦腔名伶的蜕变之路，绝非镀金的励志传奇，而是一条布满荆棘、陷阱与泥泞的荒原小径。她的每一次“成功”，都伴随着更为深重的创伤；她拾级而上的每一步，脚下都有血与泪的印痕。小说以惊人的勇气，呈现了一个非黑非白、充满灰度的人性世界。这种书写方式，直接继承了鲁迅先生那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文学精神。小说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此——它是一剂令人痛苦的清醒剂，一柄刺破幻象的利剑，让我们在阅读的冷峻体验中，完成对世界、对他人、最终对自我的深刻勘测与认知。读毕掩卷，那份挥之不去的沉重，正是文学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对复杂性的理解与宽容。

然而，当这部沉甸甸的作品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以一种更为日常、更具渗透力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时，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温度的升腾，一种光谱的偏移。编剧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系统性的重塑与调校，小说中那些更为复杂、矛盾，甚至在某些时刻显露出阴冷底色的人格侧面，被柔化、被稀释，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明亮、更具暖色的人性光泽。这种大规模的改写，并非对原著精神的背叛，而是对另一种艺术内在规律的自觉遵循与深刻敬畏。电视剧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那些具备充分阅读准备、甘愿踏上艰辛思想旅程的个体读者，更是千千万万在一天的劳作与奔波之后，渴望在荧屏里获得情感抚慰、精神放松与心灵共鸣的普通观众。对于这些观众而言，他们本能渴求的，是一幅虽历经风雨，却仍能透出人性余温的人生图景。这种源于集体心理深处的审美需求，不应被武断地贴上“浅薄”或“媚俗”的标签。恰恰相反，它深刻地映射了人类最基本、也最真切的心理需要——在认清生活的部分真相之后，依然需要找到热爱它的理由与勇气。

当我们把视野投向更深远的审美传统，便会发现，这种处理现实的方式，并非无源之水，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血脉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之中。中国古代的戏曲与话本小说，素来有着对“大团圆”结局与浪漫主义色彩的执拗偏爱。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可以让至情至性的杜丽娘因梦而亡，又因情死而复生，超越了生死的铁律；民间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生前被礼教拆散，死后却能双双化蝶，在另一个象征性的维度中获得永恒的自由与美；《西厢记》里的张生与崔莺莺，历经波折，最终也能冲破重重阻碍，成就美满姻缘。这些流传千古的作品，其创作者并非天真到不识人间险恶。恰恰相反，他们身处封建礼教最为森严、个体命运最为身不由己的时代，对现实的残酷与枷锁的重压，有着比后人更为痛切肌肤的体认。然而，他们却依然选择用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化的艺术处理方式，来表达对美好生活、自由意志与真挚情感的坚定向往与不屈信念。电视剧《主角》对人物关系与命运走向的温化处理，正是这一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自觉延续与创造性转化。

面对这样的改编，一种严肃的质疑始终存在，它值得被正视而非回避：这样的处理，是否在本质上意味着对真实性的背离？是否会艺术在无形中滑向一种廉价的安慰剂，消解了原著中最为宝贵的批判力量？这种担忧，植根于对艺术真实性的深刻关切，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道理。然而，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真实”的不同层次与维度。电视剧《主角》所做的，并非凭空构建一个空中楼阁式的乌托邦，而是在严格保持生活本质真实——即人性的复杂、命运的跌宕、奋斗的艰辛——这一核心框架的前提下，对人物的精神走向与命运

的逻辑终点，进行了一次更具建设性、更能彰显人性尊严的重构。这种重构，绝非向壁虚构的杜撰，而是对现实中本就存在、却常被苦难叙事所遮蔽的光亮面，进行了一次审慎的放大与聚焦。

在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审视，这种差异便显得尤为清晰。不同的艺术形式与媒介载体，天然地预设并塑造着受众截然不同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境。当一位读者主动捧起一本沉甸甸的纯文学作品，他便在某种程度上签署了一份隐晦的契约，他愿意跟随作者的指引，步入那些人性与社会的幽暗角落，承担起认知的重负。而当一名观众带着一身的疲惫，在闲暇时光按下电视遥控器时，其潜意识里更多地携带了放松身心、寻求慰藉、渴望共鸣的情感需求。这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观众层次高下之分，而是由媒介的物质性、传播语境与观看仪式所共同决定的根本性差异。一个健康、成熟且富有活力的文化生态，其标志之一，便是能够同时容纳并滋养这两种看似矛

盾、实则互补的审美向度，而不是以一种固化的标准作为唯一尺度，去裁决、丈量另一种媒介形式的价值。小说的冷峻深刻与电视剧的温暖明亮，如同自然界的白昼与夜晚，理性与情感，各美其美，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完整光谱。失去前者，我们的思想将流于轻浮；失去后者，我们的心灵将困于严寒。

最终，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原初、也最宏大的追问：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重重挑战的时代，艺术究竟应该引领我们走向何方？是让人们更清醒地看到脚下的深渊与头顶的这摩克利斯之剑，还是让人们更坚定地心中培育一片星光，维系着对未来的信念？窃以为，这绝非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选择。真正伟大的艺术，其内在必然同时蕴含着这两种强大的力量——它既要有荷马史诗般直面命运惨烈与人性缺陷的勇气，也要有屈原辞赋中守护理想、上下求索的温情与执着。小说《主角》与电视剧《主角》，恰如一枚硬币深然一体的两个面，一面以其粗粝的质地让我们触摸并看清了生活坚硬的肌理与复杂的纹路，另一面则以其温润的光泽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可被感知的温度与希望。或许正是电视剧《主角》在改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最可贵、也最值得珍视的价值。在让人清醒的冷峻与让人温暖的希冀之间，在刺入骨髓的认知与热泪盈眶的感动之间，艺术找到了它永恒的动力，也找到了它穿越时光、生生不息的源泉。它让我们同时拥有了一双冷眼和一副热肠，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又值得我们为之心疼的世界。



图为电视剧《主角》海报。

盾、实则互补的审美向度，而不是以一种固化的标准作为唯一尺度，去裁决、丈量另一种媒介形式的价值。小说的冷峻深刻与电视剧的温暖明亮，如同自然界的白昼与夜晚，理性与情感，各美其美，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完整光谱。失去前者，我们的思想将流于轻浮；失去后者，我们的心灵将困于严寒。

最终，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原初、也最宏大的追问：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重重挑战的时代，艺术究竟应该引领我们走向何方？是让人们更清醒地看到脚下的深渊与头顶的这摩克利斯之剑，还是让人们更坚定地心中培育一片星光，维系着对未来的信念？窃以为，这绝非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选择。真正伟大的艺术，其内在必然同时蕴含着这两种强大的力量——它既要有荷马史诗般直面命运惨烈与人性缺陷的勇气，也要有屈原辞赋中守护理想、上下求索的温情与执着。小说《主角》与电视剧《主角》，恰如一枚硬币深然一体的两个面，一面以其粗粝的质地让我们触摸并看清了生活坚硬的肌理与复杂的纹路，另一面则以其温润的光泽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可被感知的温度与希望。或许正是电视剧《主角》在改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最可贵、也最值得珍视的价值。在让人清醒的冷峻与让人温暖的希冀之间，在刺入骨髓的认知与热泪盈眶的感动之间，艺术找到了它永恒的动力，也找到了它穿越时光、生生不息的源泉。它让我们同时拥有了一双冷眼和一副热肠，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又值得我们为之心疼的世界。

文艺评论 WENYIPINGLUN



▲中国画《宗角禄康公园一角》，作者安正平。

## 一次高原际遇 一份民族亲情

熊峰

今年是《西藏日报》创刊70周年，作为一名来自湖北麻城的读者，我与这份扎根雪域的党报，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不解之缘。每每回望三年前那场高原际遇，心底总会涌起无尽的温暖与动容。

2023年7月16日，我与友人，怀揣着对雪域高原的无限向往，结伴踏上西藏之旅，奔赴这场期盼已久的心灵之约。当车队缓缓行至海拔五千多米的东达山之巅时，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将我们瞬间推入绝境：随车车辆突发安全车断电，引擎彻底熄火，任凭我们如何尝试都无法启动。彼时，暮色渐渐吞噬高原天际，凛冽寒风裹挟着细碎雪粒，在山巅肆意呼啸，稀薄的空气、刺骨的低温，让这片人迹罕至的高海拔之地，处处暗藏着凶险。更让我们心急如焚的是，距离此处最近的救援站点，远在三百公里之外。在这极端恶劣的高原环境中，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充满了未知与忐忑，无助与惶恐瞬间笼罩了我们每一个人。

就在我们手足无措、濒临绝望之际，一位在路边摆摊售卖藏族手工艺品的青年，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他三十多岁，黝黑的脸庞写满高原儿女的憨厚朴实，清澈纯粹的眼睛里，藏着最炙热的善良与热忱。得知我们是远道而来、身陷困境的湖北麻城游客，他没有半分犹豫，立刻转身回到自家住处，驾驶汽车载着全新电瓶匆匆折返，义无反顾地顶

着刺骨寒风，俯身帮我们检修车辆、更换电瓶，成功启动了引擎。

当我们满怀感激地拿出酬劳，想要答谢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时，他却连连摆手，分文不肯收取。素不相识、萍水相逢，却能在他人危难之时倾尽全力、不求回报，这份不加雕琢、发自本心的善意，瞬间击中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眼眶不由自主地被热泪浸湿。高原的寒风再凛冽，也吹不散心底升腾的滚烫暖意；雪山的气温再严寒，也冻不住这份纯粹的民族温情。

这场东达山之巅的暖心邂逅和藏族同胞的无私相助，让我始终心怀感恩、念念不忘。为了让这份善意被更多人看见，我满怀赤诚地写下一封感谢信，将这段遇险受助的完整经历，整理后发送给了《西藏日报》。

让我倍感惊喜与动容的是，这份扎根雪域的党报，始终怀揣着滚烫的民生情怀与使命担当，第一时间在官方公众号推送了这则暖心故事。文章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关注，短时间内阅读量便突破1.8万次。随后报社记者认真采编、用心打磨，制作专题视频在青稞视频号重磅推出。借助党媒的传播力量，这份跨越地域、守望相助的汉藏温情，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远在荆楚大地的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雪域高原的包容与温暖，体会到了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西藏日报》始终坚守党媒使命，扎

根雪域高原、心系各族群众，用文字记录真善美，用镜头传递正能量，更在湖北与西藏之间，架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情感连心桥。也正因这份奇妙的缘分，我始终牵挂着那位善良的藏族青年，历经多方辗转、不懈寻访，终于如愿联系上了他。原来，他名叫措措，来自四川省白玉县金沙乡吉松村，十五年前便迁居至西藏东达山景区，常年扎根在这里，售卖手工艺品，用朴实的双手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平淡而知足。

自此以后，我与措措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时常通过微信互道问候、诉说牵挂，聊聊各自的生活日常，说说家乡的发展变化。从陌路相逢的陌生人，到心意相通、亲如一家人的挚友，千里的地域距离、不同的民族差异，早已被这份真挚深厚的情谊融化，化作了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一场高原偶遇，定格暖心瞬间；一生民族深情，跨越山海绵长。作为一名湖北麻城人，我真切体悟到，荆楚大地与雪域高原，纵然相隔千山万水，可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相连的深厚情谊，始终紧紧联结在一起。而《西藏日报》，正是这段鄂藏珍贵情缘的最美见证，它让平凡人的善意得以广为传扬，让浓厚的民族深情得以生生不息。这份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温暖，终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间，成为鄂藏两地民心相通、情谊绵长、代代相传的生动缩影，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